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十一

明 黄佐 廖道南 撰

官制

國初乙巳年五月己亥設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

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

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癸巳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三年八月己卯增設檢閲從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門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二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閲典

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設大學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學士上其後簡用聖旨自上裁官無定員而侍讀先侍講則始於此革

除年間更易官制仍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其待書陞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撿閱改孔目為典籍創置典簿廳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待詔及拾遺補闕等官永樂初皆復舊制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尋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陞至學士及詹事府諸職洪熙

元年以輔導任重加陞至師保及尚書侍郎卿仍兼學士大學士自後因之或止以侍讀等官入預閣事其入閣者雖登穹秩凡厥事公移止稱翰林院焉永樂七年以順天府為北京本院扈從者稱行在翰林院後定北京為京師遂革行在之稱既建令衙門遂以舊署之在留都者為南京翰林院其南京翰林院止設學士一員掌之遇有員缺從内閣推舉其後侍講以上官皆得往掌院事仍設孔目一人若修撰等官或因事始添設焉

官銜

凡列銜學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勲曰修正庶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勲曰協正庶尹侍讀侍講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修撰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編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檢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事郎五經博士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典簿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

修職佐郎侍書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待詔
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凡給授之時本
院行吏部該司開報奏聞每僉押奏啓止書職名以品
級為次序惟纂修及進呈書籍試錄等始書散官勳階
凡書必繫于職名之下者以所職乃宸翰國史示有尊
也若以他職兼本院官則否

職掌

學士之職凡賛闡皇猷敷敭人文論思獻納修纂制誥

書翰等事無所不掌侍讀學士之職凡遇上習讀經史則侍左右以備顧問帥其屬以從侍講學士之職凡遇鶴禁講究經史亦如之侍讀侍講視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凡遇左右侍其職亦如之五經博士之職掌易者一人掌書者一人掌詩者一人掌春秋者一人掌禮記者一人人各專門明經同異得失究其指歸以備講讀典簿之職掌四庫書籍守扃鑰以伺明命侍書之職明習六書之法凡遇上書則侍左右以備考訂點畫音聲待

詔之職凡遇上宣問文議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
如之史官之職修撰掌撰述編修掌纂輯檢討掌檢閱
凡史事俾專掌焉孔目以首領為職掌言語趍走會計
籍書之事粤自吳元年置本院以來官不必備惟侍從
儒學之臣㝡重必如所謂明仁義禮樂通今古亂治文
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始可以處之故洪
武永樂宣德間雖待詔孔目不輕授人凡居是職者咸
知自重若遽謂官雖有異名其實無異職認認焉而有

出位之圖殊失所以肇建官之意也若乃國史不别置院者嘗考周官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丘濬曰八柄詔於冢宰内史復掌以詔王葢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直以筆之吴澂謂内史爲翰林之職葢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命學士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然則聖祖命官之意正與成周媲隆非徒遠

過唐宋而已

詹事

洪武初建大本堂延名儒以教儲極與藩王此東宮輔導之始也後乃設輔導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勲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又改贊善為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儲宮

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於是諭以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意遂止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十四年三月丁未設左右司直郎十五年設左右二春坊又設司經局二十三年置詹事院以統屬之二十四年七月丁未改院為府定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六品首領官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屬官通事舍人二人從九品改錄事亦為從九品其堂上官與

本院官互兼職事而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府統之南京詹事府令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蓋詹之為義省也給也省給太子之家詹事之職於內外衆務無所不掌少詹事則貳之丞則掌文書以贊之通事舍人掌通謁賓贊禁令之事主簿掌勾稽錄事傳遞云

春坊

洪武初置春坊以為儲宮輔導侍從之臣官無定員至

十五年四月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置左春坊大學士一人正五品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同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從八品左司諫二人從九品右春坊同亦與本院互兼職事盖二坊之設猶館閣也大學士綜勸學輔德文翰記註之事庶子掌宫中幷諸藩之適子及支庶版籍行則負璽護駕拜則左右扶掖之諭德掌

侍從賛諭中允掌侍從禮儀較正啓奏并監藥理刑賛善掌侍從翊養司直掌彈劾繩糾皆漢唐以來舊制清紀掌伺察司諫掌諫諍過失其設也自我洪武朝始

司經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申置司經局設洗馬二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二十三年六月命定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洪武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

詔正字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禄則從時制二十四年七月丁未定司經局官品秩俱仍其舊按典置經局自南梁其後隋改司經局唐為桂坊洗馬之洗言先也遇東駕出則前驅導威儀也掌圖籍經史之事校書掌讎校經籍正字掌刊正文字與本院互兼職事正字或中書科兼之

制誥

國初百官除授各有誥勑循宋制也吴元年授翰林侍

講學士宋濂制有曰備顧問於內廷叅密命於翰苑又曰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于絲綸麟史仍叅于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賛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基圖以大國家以安又曰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居宥密

俾職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賛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其眷注隆重如此甞攷翰林之名昉於揚雄所為賦學士出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唐人始以命官所謂待詔供奉北門學士與學士院亦惟以言語文字為職未見其為國家輕重也宋元因之至我朝倚任益重凡議禮制度考文大柄一以付之論道經邦碩輔由此其選而政之樞要史之權衡皆所綜焉觀諸誥命詞有足徵矣又按永樂末仁宗即位

大學士楊士奇等進陞少保本院以士奇等所受誥進呈乃親取筆重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士奇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士奇對曰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令常以古人為法吾皇上下之交真若元首股肱相須而成是又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鑒也

御箴

宣宗章皇帝宣德七年六月親製翰林院箴其文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䝨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洛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毖于外心存大公罔徇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弼前休欽哉無斁大哉綸言表彰萬世守官者所敬遵也今揭于院之

後堂朱髹漆榜字用金塗之

公署

公署為聽事而設吳元年建官以本院為近侍衙門故公署雖在外而寮屬相聚恒在舘閣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内學士而下晚朝退即宿其中扁曰詞林其後兼考唐宋制度詔改建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洪武二十六年十月興工至二十七年十月辛巳告成詔皆賜宴落之今為南京翰林院永樂中行

在本院官仍在禁内供奉不别立公署正統七年八月有詔復建於京師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鑾駕庫之右而東岸則為詹事府焉命中官陳姓者督工踰年落成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公座左為史官堂右為講讀堂首領官房在儀門之外之右學士楊溥輩為詩記其事然同寮相與每朝畢本院官立東閣前竢大學士至入閣中講讀史官皆序立圜揖而退五經博士而下揖于閣外出復序立于史館前亦

圖揖揖畢各書公會乃入館修書待詔諸寮日昃而出公署惟履任齋宿始一至若掌印官查理公移收放俸糧則蒞院視事按唐制翰林院在銀臺之北後復建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因曰鑾坡盖随乘輿所在而遷取其便耳正廳曰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後以車駕經幸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云者漢有玉堂殿待詔金馬門近之李肇翰林院志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

曰登玉堂焉然未有榜至宋太宗乃御翰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今制雖不盡然私記往往猶曰玉堂視草用故事也嘉靖戊子始建御製五箴碑于敬一亭亭樹于堂之南左則劉文定井井之外為蓮池右則柯竹岩亭亭之前為土山

朝房

本院朝房在午門右第六區每候朝則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講讀官史官皆在焉詹事府朝房在午門左第

十八區每候朝則詹事少詹事府丞左右春坊官司經局官皆在焉鼓初鳴嚴各詣棕蓬下序坐候鼓終嚴而入其後本院學士候朝亦在詹事府朝房成化中學士王獻掌院始奏聞復取内侍之署又有外朝房在長安左右門外以待漏云

史館

聖祖初建國爰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年十月以宋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及正位後劉季道由明經

任郭傳由翰林應奉任范常由直學士任蔣學閻鈍蔣
子杰由舉人任熊鼎由考功博士任陳敬由編修任未
幾革之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詔復置起居注秩從七
品以儒士單仲祐任馬二十四年詹同猶為起居注其
後竟廢令本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舘則載
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歷書言以為寶訓永樂中王直在
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今史舘凡十所
在東閣之右中藏列聖實録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

本院官日聚集焉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聖神盛德大業焜燿如日星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歷寶訓常勤删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視篆

本院印信係銅鑄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九疊篆文

其在南京者則加南京二字詹事府亦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左右春坊司經局銅印制度俱與本院同文淵閣别有印其印銀鑄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其文玉筯篆文也各衙門印皆用於行移中獨内閣印惟機密文字鈐封進至黻座開拆始用之近世訛傳此印爲司禮監所奪甚或形諸章奏歸咎三楊盖不考之過云

文移

本院公文凡行六部用呈三品衙門用平關應有行移

俱由該部轉行其呈關俱有定式見大明會典其他常務則用手本如官吏職役銓注給授散官勳階則行吏部俸糧則行户部領朝条牙牌行禮部關皂隷柴薪則行兵部俱用本院印若左右二春坊司經局每事或呈行詹事府或徑行不相關白云

序秩

本院官與詹事府坊局官多互兼職事以品秩尊卑為序若非兼職而品秩同者先書本院官然後及詹事府

坊局官如學士則序于春坊大學士及庶子之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則序于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則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則序于賛善司直之上典籍先清紀待詔先司諫錄事通事舍人葢亦然也此為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而言若平居相與則惟序齒

會坐

公朝凡侍坐公讌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則學士自為一類講讀史官自為

一類宮坊官僚亦以其類相叅天順以前為然厥後座主門生頗妨起居乃以一科為一類序坐惟以齒不以官李東陽由今之諸曹百執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事有禀白唯唯而退候事竣輙俛首去不敢漫及他其勢分懸絶固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為事雖師保耆宿位尊望重亦與後進相賔主誾誾侃侃各中其度喜有慶行有餞倡和聯屬疊疊不厭此詞林盛事也

殿閣詞林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十三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楊　鑾

殿閣詞林記卷十二

明 黄佐
廖道南 撰

朝參

洪武中常朝御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覲聽凡遇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朝東宮永樂初令内閣儒臣侍立金臺東御三殿皆陞

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制正統初內閣官始移下貼御道之東序立本院官則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御西角門亦如之永樂中午朝御左順門既陞御坐內官設案內閣及本院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上御門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門而晚朝遂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於上上之情達於下所以為

泰交則泰不交則否如近世止於視朝數刻逷相唯諾
君或不識其臣臣或不得交一言於君上下之間不過
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
常亦其地使然也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
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嚴赫奕將軍持鈇臺史糾儀鴻
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
謝恩見辭惴惴而退未嘗問一事進一言此無他地勢
懸絶雖欲言無由言也今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

之法葢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說者以為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葢外朝為尊中朝為親也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葢古之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

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葢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視事葢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殿引見葢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

門即古之治朝也而內朝獨缺聖祖時御華葢謹身武英等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而今久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絶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外朝或可間歇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難决者或從容問之大臣一日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凡謝恩見辭咫尺相對略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

才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閭閻疾苦古今治亂皆畢陳于前如此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無不可為矣

侍宴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准凡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勳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罽繡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尚書之上學士在光祿卿之

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尚書焉十六年十一月甲寅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于西角門東向若華葢殿坐於鹿頂外東西向至永樂以後御三殿或便殿行幸悉賜坐惟弘熙宣德二朝始以尚書侍郎兼學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正統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郊祀慶成

大宴羣臣學士陞殿侍坐在文職四品之上本院及詹事府坊經局宴官在六部侍郎之次中左門侍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俸官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中書舍人在鴻臚寺署丞之上丹墀東序坐正統三年特命侍講一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風憲者另列于丹陛下之東西稍北而庶士與焉

燕會

本院官銓注後吏部題本以到任管事請旨俞允具公服謝恩擇日諸公署與同寮相見謂之到任本院自內閣大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錢置盛筵于後堂用樂大學士列坐于上新任者坐于前之左講讀坐于前之右史官皆傍坐公燕之盛蓋諸衙門所未有又數日回席比前加盛若首甲則狀元出燕錢倍第二第三人謂之聚奎燕其後併在一日同寮先設小席以待新任者序賔主東西列坐飲數行即撤去就新任者之席勸酬大率

成禮而已然五品官至博士以下不預惟講讀史官在焉非舊典也聚奎之燕或久乃舉行云庶吉士入館則內閣大學士而下皆送至外公署備燕席待之諸士亦回席然不謂之到任者以非職官故也

殿班

國朝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陞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

啓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掌印官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尚寳司西班則五府等官及給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詔進書冊立冊封始御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同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鼓初嚴先入循殿旁至華蓋殿前俟駕出鴻臚寺奏執事官行禮禮甫畢即趨出復從殿旁趨入奉天殿内北

向立後雙炬自中前導駕至上陞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即趨至寶座之東西向與中書舍人對立俟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退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

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景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叙嘗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致醸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

向前說事止與敫對者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楊士竒所録曰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今上召問大臣多於文華進講後或御無逸殿及太高玄殿嘗問輔臣李時曰道南欲令同鼎臣教庶吉士何如時對曰宋仁宗欲用蘇軾典制韓琦以為太早今道南才識俊茂須久養之大用未晚上曰朕御書文劄令道南編纂時曰然他日輔臣薦余光有才上曰余光未必如道南卿何

以此對後御咸陽宫聖諭曰禮部覆道南廟議何乃堅執遂唯唯而退

便殿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毎出御奉諸門有奏事常規退御便殿有特以事入詣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寳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内入者各給牌為驗已而罷之使近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

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惜薪司奏准北京山東棗薪八十萬供宮中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景泰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政事有早朝未

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時雍也疏上不省今按聖祖時出入禁御以至臨朝侍臣侍從者有所擬議欲修播告則翰林院官承旨草制中

書舍人當御膳寫謂之副墨尚寶官用寶即時發行若有愉邪在側或事當糸駁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抗聲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彈劾云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日在館閣吳沉劉三吾胡廣楊士竒胡儼王英王直輩嘗有内直倡和詩曾棨東華門内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東華樓觀鬱岧嶤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

作匵御溝流水玉為橋草分碧色承殷輅烏弄歌聲和

舜韶當直幾番清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蓋當時車駕

嘗臨幸館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而已

宿直

洪武三年剖符封功名命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

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內閣七人者常召至燕寢論事

或命假寐至達旦始出成祖出狩崩于榆木川仁宗命

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

英同定大喪禮議國政宿內閣者凡七日今上御西苑仁壽宮命內閣大學士入宿延和門內直房

侍遊

聖祖製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為言故當時儒臣每侍上遊觀禁苑凡亭樓臺閣靡不登眺以通上下之情成地天交也學士宋濂嘗侍遊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生民之疾苦實盛德也洪武六年正月丙午上御武樓召

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贊善大夫宋濂賜坐左右談嘉祥之應勅中使人取所儲膏露於宫中盛以翠甖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舁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匀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為一上取杓傾瀉二内侍舉幕承之渣滓巳靜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享遐齡矣寧等飲畢奠爵於几頓首而退賦甘露漿詩以侈其榮濂所陳說不為隱

敞嘗曰君猶父也天日其可欺邪一日上問曰卿昨飲酒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溥悉以其實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久益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永樂中學士解縉胡廣等七人每令節燕閒陪駕幸東西二苑登萬歲侍宴廣寒殿泛太液以爲常多爲歌詩以紀之宣宗時宸遊尤多宣德七年七月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

勢即畢上諭以元興之故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又嘗召遊太液池上親射鳧獲之命以羞侍臣英宗復辟始命諸大臣同遊天順三年十月十日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扈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兎育其中籍海戶千餘家守視每獵海戶合圍縱騎士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兎而內閣比

諸人差厚云四年四月六日辰刻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翺李賢馬昂學士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内侍三人鼓琴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宫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經事先朝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矣因頓首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上起入賜廂鶴頂博帶舉授五人者皆叩頭謝二十日上御西苑閲武臣騎射召賢五人侍是日所閲皆侯伯都督

都指揮指揮隷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祖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上親按籍記中否比中例試畢賜鈔有差總兵暨賢五人各賜鈔十二月閱御監勇士騎射亦如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
常觀君臣之際上貴致其禮下貴盡其誠若私昵媟褻流連光景殆非聖祖所謂同遊之初意也已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御環碧殿試演馬歌曰朱夏纔入四

月中乘閒試馬出深宮惟玆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

跳澗或崢嶸爰因演步至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遊

同遊兮祖訓昭贊襄贊襄兮須竭力朕非商高宗諸輔

勿我棄早為霖兮羹作梅啓心務期沃朕心俾令湯孫

繼祖烈庶幾政化維日新

燕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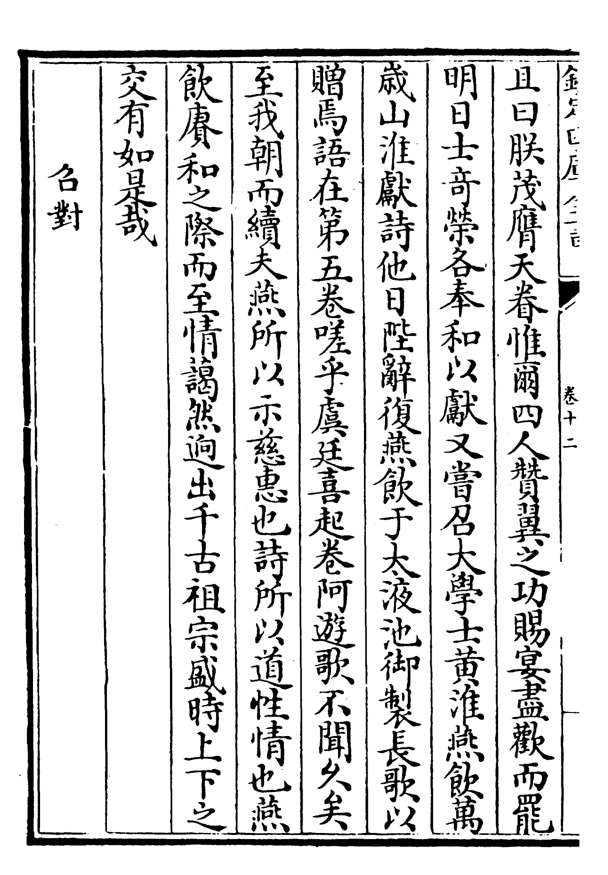
飲親御翰墨賦冬日詩諸臣皆和焉六年開局禁中修

大明日歷十一月十五日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上燕乾清宫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時善書監生黄昶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御傅宣召濂等赴右順門㑹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醒猶未解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詩贈黄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濂於是受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才

美而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濂歸與祖言之以為詞垣盛事八月甲午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者言不契道乃更為之賦成召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成俱于東黄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厨竒珍内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

將徹上復顧曰卿宜更釂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蹙縮者三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上大悅顧濂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黄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甫綴五韻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濂行五拜禮叩頭以謝上更勅給事中宋善等賦醉
學士歌云宣宗尤喜為詩初即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
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
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侍遊東苑上賜時勉酒
酌以御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與陛下同飲不敢同器
上悅命易以銀爵既醉上出御製詩俾賡之宣德六年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胡濙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



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賜宴盡歡而罷明日士奇榮各奉和以獻又嘗召大學士黄淮燕飲萬歲山淮獻詩他日陛辭復燕飲于太液池御製長歌以贈焉語在第五卷嗟乎虞廷喜起卷阿遊歌不聞久矣至我朝而續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賡和之際而至情藹然逈出千古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

名對

祖宗以來凡燕閒執政大臣左右近侍時常召見英宗嗣位此禮遂廢惟有大事則傳奉召之問對一二語遽出景泰中大臣專擅英宗復辟始知其由乃親決章奏日與學士李賢議之凡便殿入奏舊規每朝退獨進不待呼召徑詣入見以承顧問然同列彭時吕原恆不得與焉上嘗謂景泰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常與大臣相接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

妄之時少天下何患不治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又
李東陽曰東陽自乙卯承乏内閣時孝廟臨朝淵默自
朝參復命經筵日講之外罕接天顔凡有擬奏陳説答
問之類每用本票揭帖大則具題本雖日積月累往往
不能盡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前忽遣太監韋
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
臣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上曰近前於
是直扣御榻司禮監取本皆環跪於案側上曰看文書

諸中官取本付臣溥等各一本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又分置朱硯朱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録於紙上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凝滯上揮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上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殿尚膳監捧茶以俟葢時出急召未有宿辦也自是平臺煖閣稍稍召對并及部院大臣詢其政務

若欲復祖宗之舊者及孝肅太皇太后之喪議禮考文
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若家人父子上既明習國事
天語嚴密議論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雖承歡造膝欲
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退而尋繹所
受亦不能悉記

召慰

編修楊士奇始入内閣每敷對望見天威猶有懼色成
祖召而慰之曰朕知爾文學親擢于此爾但盡心勿自

疑畏英廟既復位御文華殿召大學士高穀學士商輅謂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成化四年彗星見言官劾内閣大臣商輅等輅遂求退憲宗謂曰朕用卿不可欲加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有何不可欲加譴調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輩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交責之如公論何上以為然乃釋言官不問召輅至御座前慰諭之

殿閣詞林記卷十二

殿閣詞林記卷十三

明　黄佐　廖道南　撰

宸翰

聖祖嘗出御製詩文以示詞臣太子正字桂彦良即大聲誦之琅然左右驚愕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上聞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嘗出御製勅使彦良指摘彦良受命盡言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

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兩廡座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成名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彞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宣德七年七月宣宗燕閒閲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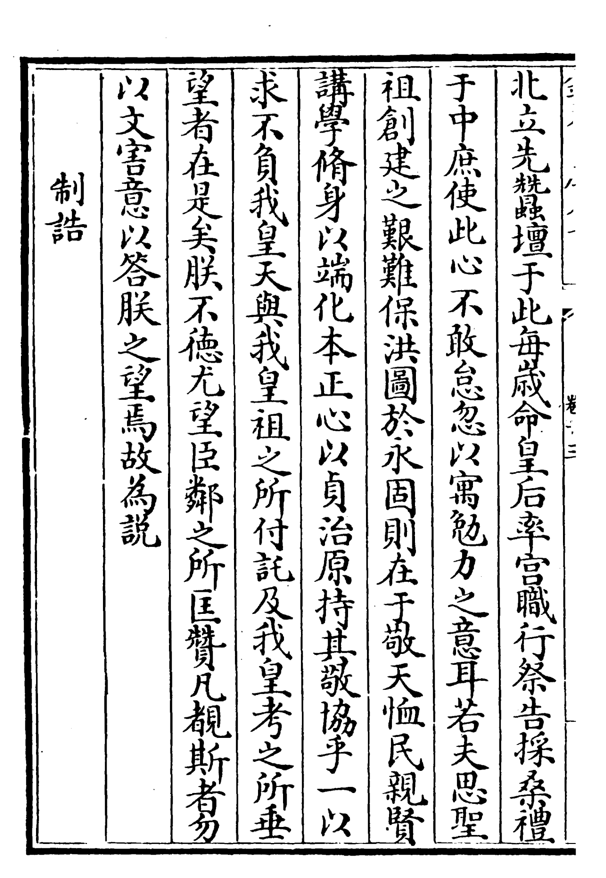
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由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九年十二月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皆當真得古人精藴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

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
不為忤嘉靖十年九月十五日今上命書周公無逸篇
于西苑無逸殿壁叙曰無逸殿之所作者寓戒逸之意
者也夫勞者人之所共惡逸者人之所同好故周公以
是告戒成王者也朕於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
以舉農事卜吉擇皇祖文皇帝舊宮之迎和門内之南
建帝社稷壇以祀帝社帝稷每歲春告秋報行禮宫門
外之東建殿亭一區殿曰無逸亭名豳風圍以小厦垣

牆迎和門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備朕時省之小憩於此又於北之空地起倉厫一座曰恒裕前為一亭曰省斂之所工起於春三月之十六日訖於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我皇考睿製農家忙律附以朕所記于末左書周公之書無逸篇北書朕之所作題豳風圖詩告成朕親為此記以示將來夫斯作也非朕所偽飾而為之也于以思皇考之聖訓俾不至失忘後世以體朕此意庶知以勞而多興逸而速亡知農事之艱難民命

之所繫國本之所關上至郊廟粢盛之所供下及於官禄百需之所頼皆在此務勤勵己勸示於民億載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未必非為政之要務者故記之垂後云爾又曰殿之作與夫工之始末已載于左朕於是復以無逸之義而申說之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謂安逸自適人之常性孰不欲高枕晏卧於終日遊情於聲樂之場放恣於酒色之地以為嬉娱恬快而無所勞困殊不知昏蕩其性者以此懈墮其志者以此戕身伐命者

以此危家亡國者率以此至於失禮喪義悖親違君傷倫敗俗皆自逸肆中來故曰晏安如鴆毒朕雖沖弱每以此為大防故取周公之無逸一書七月一詩揭于殿亭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告于王意蓋謂璧農家後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況人君之宮生内長者安可不思祖宗創造之艱而耽於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農桑為重王業之基實在乎此朕罔知特以務先自勵而風天下以及置蠶室于迎和門内之



北立先蠶壇于此每歲命皇后率宮職行祭告採桑禮于中庶使此心不敢怠忽以寓勉力之意耳若夫思聖祖創建之艱難保洪圖於永固則在于敬天恤民親賢講學脩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貞治原持其敬協乎一以求不負我皇天與我皇祖之所付託及我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德尤望臣鄰之所匡贊凡覩斯者勿以文害意以答朕之望焉故為説

制誥

翰林職代王言唐以應奉文字待詔北門與中書舍人分掌制勑諭誥兩制宋始有知制誥之名然初入院者旋即得遷其後試博學宏辭科者始獲任用然屬之中書國朝兩制悉歸本院非鴻儒歷顯秩者不得掌而以中書主謄寫吳元年十二月乙丑上命開讀詔赦前期翰林院官承制草詔及文武官除授合用誥命勑命皆即日撰寫故學士陶安宋濂輩皆曰制誥于時封拜無虛日安等嘗擬撰誥命千餘首以待而猶不足乃使諸

儒士在館者分局代為之其後定一考封贈之制初除授所領誥勑皆革去於是其務稍省矣永樂初内閣七人掌内外兩制楊榮金幼孜諸人自署職銜亦曰知制誥用洪武時故事也仁宗始命内閣專典内制而擇學士一人專管文官誥勑正統以後罷之文官誥勑皆屬内閣如永樂時弘治七年復設以學士年深或尚書侍郎兼者為之亦得以知制誥自署兩制遂稍分矣按宋兩制曰冊文表本青詞密詞祝文齋文詔書批答口宣

内制也曰皇后皇妃追封先代皇女皇族冊封進封文武百官遷擢致仕加恩等誥勅外制也若國朝内制則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郊祀祭文享廟祭文皇太后受冊寶謁謝文皇后受冊寶謁告文皇妃受冊祭文祭陵文皇太子親王等冠辭祝辭親征禡祭旗纛露布巡狩所至祭山川旗纛軷祭文驃騎祭馬神等及五祀祭文大喪及皇妃贈謚等冊文親王妃公主郡王妃世子世孫及妃鎮國等將軍喪葬祭文謚冊壙誌諭祭文及

文武大臣諭祭文經筵講章及題奏揭帖之屬外制則文官誥勅而已凡五府六部等衙門請勅行事備詞奏請既得旨移文本院依奏草勅内閣即時擬撰文官誥勅之類亦然進稿畢編類勘合中書舍人領出書寫其王府謚冊等文禮部抄出施行原稿具繳納云

表箋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

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時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甞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十二年六月壬

中命翰林院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箋之式二十九年八月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豔浮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賛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録進自是詞垣秉筆者多用散文如宋濂進大明律表是也成祖時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賀自皇太子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楊士竒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賛善呈稿東宫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竒曰甚寂寥且不著

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因命改之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聯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使陳昂進御饌撤以賜之且傳旨使勉進藥食早相見也按國初陛除猶具表陳謝其後惟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衍聖公及公侯伯襲封謝恩始用之車駕幸館閣及太學初開經筵及有非常之賜亦具謝表朝廷有大喜慶及諸祥瑞具賀表進

呈實錄及書籍等皆具進呈表例本院詞臣司之若有
東宮則增一箋云會典凡南京各衙門遇朝廷冊立大
禮及上徽號等項合用慶賀表箋南京禮部行南京翰
林院撰進

應制

本院以供奉文字為職凡被命有所述作則謂之應制
然祖宗時皆出於面命或相與賡和其後惟中官傳諭
旨而已丙午年六月旱上禱雨鍾山獲應賦七言喜雨

詩命待制黄哲等賡和已而諸將告捷多令翰林諸儒臣應制賦詩上親加評品洪武元年十一月召大本堂諸儒試以鍾山蟠龍賦時與文學之臣燕飲賡和語在賡歌卷大誥三編成命學士劉三吾為序既成上評以為無疵祖訓成學士宋濂被命序其後精誠録成則命大學士吴沈序之太子正字桂彦良入見上命製香几贊司直郎汪仲魯被命製續薰風南來諸曲皆稱旨洪武八年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

核葢元内庫所藏物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有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命宋濂撰蟠桃核賦又甞命宋濂詠鷹濂七舉足而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稱賞曰卿可謂善諫矣十年十月造觀心亭上臨觀親幸其中召濂為記十二月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甞幸清流關賦詩命扈從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季道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歎賞曰可謂安不

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蔣子杰應命即物賦詠立成上大悅時寵賜和章一日命羣儒撰縱豢鶴文吳府伴讀王騏操觚立就學士宋濂為之進呈上稱善及日將南至大祀於圜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騏與黄昶先成跽讀御榻前上聽畢加獎勵命進學禁林云十五年學士宋訥撰宣聖廟碑稱旨改文淵閣大學士先是二年二月乙亥立皇陵碑學士承旨危素承命撰文尋以多潤飾乃出御製一篇閱

江樓成宋濂被命撰文稱旨初徐達還上御龍江亭命
䝉觀賦詩䝉觀云乾坤喜氣溢天顏大將中原奏凱還日
麗九斿來象輅雲連千騎擁龍闕神功烈烈銘周鼎宗
社巍巍峙泰山會見淩煙高百尺宸光常炳畫圖閒又
云白旄黄鉞兩京平甘雨和風四海清師出萬全非用
武將資三傑在推誠蒼龍挾雨迎車騎彩鳳穿雲送旆
旌獻頌偶蒙天一咲行看作樂著功成可謂同游矣永
樂八年成祖北征至野狐嶺召學士胡廣賦平蠻詩楊

榮曰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敎仇敵自相殘上甚嘉之未
幾諜知敵帥布尼雅實哩與其下阿嚕台讐殺東西奔遁
乃召榮諭曰此賊果自殘滅汝前日之詩安知不為讖
乎榮下馬叩首謝上喜命賜羊酒三月乙未次清水源
水皆苦鹻不可飲人馬俱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許忽
有泉湧出清澈可愛命廣與榮往觀遣中宮以銀瓶汲
取上親嘗之味甚甘美賜廣等飲訖士馬爭趨之皆給
足命曰神應泉又明日應制撰神應泉詩銘上嘉之各

賜上尊又嘗命諸文學侍從賦天馬海青歌修撰曾棨最先成為上所褒美宣德中每遇令節各令詞臣應制賦詩是時太平無事上留意詞藝翰林儒臣常常命賦京師八景以獻曰瓊島春雲曰大液晴波曰西山霽雪曰玉泉垂虹曰盧溝曉月曰薊門煙樹曰金臺夕照曰居庸疊翠英宗增其二曰南苑秋風東郊時雨為十景焉景泰中學士倪謙輩應制賦詩中官嘗立俟以進成化初學士劉定之應制賦元夕詩絶句百首頃刻而成

又嘗以東風解凍春山雪霽等為題命翰林學士等分詠之弘治初上注意講學遣太監戴義傳示聖意命學士李東陽等各撰詩十首用寓啓沃東陽擬十題各撰七言律詩一章曰敬天曰法祖曰勤政曰務學曰任賢曰納諫曰節用曰愛民曰恤刑曰講武蓋美不忘規焉嘉靖八年正月元夕臣道南應制撰燈詞十五首以進上親製一章云黄道開蓬殿青陽溢泰穹賞心纔令節養志自慈宮珠佩軒車從霞觴祝頌同千秋還萬歳物

阜與民豐九年七月敬一亭成上復命儒臣落成錫宴進詩十年演馬環碧殿御製歌詞賜同游諸臣和之十三年臣自徽州賜環上親灑鍾粹宫詞命和之賜金綺有差十五年三月上謁諸陵撰汎舟賦命同游諸臣和之

視草

凡代言先具藳進呈御覽允而後行諸播告兩制皆然洪武中有大政令詞臣録聖語不敢增損故凡詔令多

你每好生等字者皆聖祖所面授也其後始令本院官
為之漸至駢麗永樂二年楊士竒等進呈勑邉將槀上
曰武臣邉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
誤事他日編入實録却用文六年冬廵狩北京詔書命
士竒視草上覧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
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皆稱善獨兵部劉儁私
於士竒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竒曰善即以告於
衆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上旣善之矣士竒獨以聞

請易之黄淮於上前執不足易士竒曰於國家大體當用雋言上顧士竒曰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竒能服善難得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勑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宣德五年二月上御南濟宮召楊士竒諭曰吾欲下寛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效助益遂命内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税糧當是首事

聞民間虧欠畜馬驢𩦺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然所當寛恤者殆非此兩事因言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蘇州尤甚細民至於逃徙部符下郡縣一槩派徵非出産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刑獄寃濫者多工匠之弊四方遠近每戶不聞幾丁悉徵在京多為所管之人私役南方運糧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

輒數萬若此者請有以處之上以為然即令草敕明旦頒行遂令尚饍賜饌勅諭既下上聞衆心悅戴召士奇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士奇叩首受賜上笑曰薄用潤筆耳七年二月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五年二月與爾南濟宫論寛恤事今兩閲歳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士奇復言戸部沮格官田減租及課程選舉等數事且曰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曰大

臣中固有謹厚者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録稿進來於是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録進呈上悦璽書遂下凡此類皆君臣同心之故也景泰末易儲大學士陳循等陰主其事詔既下視草實出循吏部尚書何文淵謂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所為也獨石關報捷詔奬之循視草乃反譙責厥後與文淵皆被禍天順初承天門災上下詔躬責岳正視草歴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内

批降正為廣東欽州同知繇是言之視草固非易事也

褒荅

洪武十五年二月太子正字桂彦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凡十二事上嘉納之永樂七年侍講楊士竒撰周易直指仁宗在東宫凡決疑必用蓍而以易斷士竒因進曰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公所繫辭凡脩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遂輯成書仁宗覽之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竒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

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各有發明成化末學士邱濬
纂大學衍義補書成適孝宗登極表上之上批荅有曰
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
白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濬禮部尚書乃若進呈歌
頌詩賦在國初學士宋濂進平江漢頌待制王褘進平
江西頌聖祖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二年十月
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松樹宋濂獻膏露頌三年

四月陜西寶雞縣進瑞麥弘文館學士劉基進瑞麥頌五月戊申祀地祇于方丘基復進方丘頌四年八月明昇平基又進平西蜀頌上為文荅焉五年六月句容縣民張觀園生嘉瓜雙實同蒂圓如合璧禮部尚書陶凱奉之以獻宋濂進嘉瓜頌二十九年天下多嘉禾之瑞學士劉三吾進嘉禾賦永樂二年八月周王畋于鈞州獲騶虞九月丁未王獻于闕下侍讀梁潛進騶虞詩侍講楊榮進頌已而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外國獻麒麟

白雉玄兎白鹿白象靈犀白兎之屬祭與學士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爲詩歌以進三年九月朔頒聖祖御書嘉禾詩于諸王及近臣先是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有禾異莖同穗上在潛邸遣使馳獻聖祖親御宸翰賦長詩一章以賜上念手澤之存摹勒于石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學士解縉等又適有嘉禾之瑞縉獻嘉禾頌四年二月視學上服皮弁行四拜禮御彛倫堂賜祭酒胡儼司業張智坐講文武三品以

上及翰林儒臣皆坐坐以聽賜畢賜答明日儼等率師
生上表謝賜賚有差大燕羣臣於奉天門學士胡廣進
視學詩一時詞林諸臣咸和之八年五月己卯上北征
布尼雅實哩於玄溟河七月壬午駕還士奇獻平邊頌及
鐃歌鼓吹詞十二年六月親征衛喇特薩里奇爾又北之
于圖喇河八月駕還庶子鄒緝獻清邊頌十七年十一
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栢學士王直獻瑞應甘露詩十八
年正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大臣有陰主之者於是

學士胡廣獻却封禪頌上遂止宣德二年三月騶虞復見大學士楊榮獻頌上褒賞之三年九月榮扈從北征凱還進平邊詩凡十篇各立題命意上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自是每同遊榮與楊士奇等多以詩進遇令節被召宴遊亦多以詩謝恩自正統後此事寢不聞矣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肇祀皇天于圜丘今上親製大報曰朕肅懷大報作此數字以見意耳不顧是否乃與卿等及言鼎臣道南又并三分獻二禮官或一看卿等

各盡所以贊佐戒進文辭以和來御製大報歌云歲次甲午兮陽月之八日新冬肅羣臣而朝趨泰壇兮欽大報之叩蒼穹朕以微薄菲質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緜才愚資兮懼無以上副恩隆思欲康此民以圖報稱兮慚無學以出其治源爰肇復泰禋兮兹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兮思惟厥終諮右左丞弼兮其盡啓沃以匡佐期世道躋于熙皡兮庶或仰承乎眷崇臣道南恭和四章上褒答曰爾所衍和歌奏進留覽嗣是甘露降

于顯陵松林山賜臣道南一罌進瑞應膏露頌泰神殿
祈雪有應臣進瑞應靈雪賦及黃河清于陝州之靈寶
臣進瑞應河清賦河南鄭府進白鵲臣進白鵲頌四川
撫臣宋滄進白兔臣進白兔賦暨福建撫臣汪鋐進白
鹿臣進白鹿賦聖駕幸大學賜學士列坐聽講臣進聖
主臨雝頌圜丘成臣進大祀圜丘賦上諭內閣輔臣李
時曰此是道南所上圜丘賦卿可詳著來聞方澤成臣
進大祭方澤頌及帝王廟成臣進景德崇聖頌九廟初

建臣進列聖禋頌上咸褒答云覽奏具見忠意賦頌著
史館纂入己亥三月大狩龍飛臣進聖主南巡江漢賦
及景雲頌四篇上命行在禮部送史館聖駕旋京汎舟
金海御詩云紫殿四頭勝槩舒晨輝朝彩映芙渠波光
瀲灧千尺聳鏡色飛浮十里餘蓮紅的的明素鷺荷綠
陰陰覆錦魚觸目傷心佳景處莫伸昔日奉慈娛

殿閣詞林記卷十三